

走甜

黄咏梅 作品



张鸿/主编

现代性五面孔 3

Coffee
Without
Sugar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走甜

黄咏梅
— 作品

现代性五面孔
3

张鸿 /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走甜 / 黄咏梅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9. 4
(现代性五面孔. 第三辑)
ISBN 978-7-5360-8872-6

I. ①走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0094号

出版人: 肖延兵
责任编辑: 黎 萍 夏显夫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介 桑

书 名	走甜 ZOU TI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875 1插页
字 数	170,000字
版 次	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复杂的生命反射弧

——黄咏梅

(自序)

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张鸿女士向我组这本书稿，告诉我主题是现代性。一时间觉得现代性似乎跟自己的写作没太大关系，小说于我而言，就是写生活中的人和人、人和世界的关系，书写内心的想法和感受。然而仔细想想，无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人，也就是评论家常用的一个词——主体性，相较于传统，主体性的彰显大概是审美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吧。那么还是有关系的。

作为较早感知现代化进程的一代人，同时又集中深受时代种种变革的影响者，我们对于个体的表达和书写，显得尤为复杂，也更为决绝。普遍认为，我们这一代作家偏爱写日常生活，甚至旗帜鲜明地认为现代世俗生活也有它的精神性和审美性，我们对文学书写宏大命题的这一责任做出了近乎集体性的挑战。但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默契，而是时代选择了我们这一代，就像时代选择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七年时期的那批作家为政

治传声一样。因为，个体是装载日常生活的最大的容器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写日常生活就是在写个体的存在感、生命感。

人对外部刺激的反射有很多种，传入神经元和传出神经元直接在中枢内接触的单突触反射，形成简单的反射，比如膝跳反射，而复杂的反射弧，就是在传入和传出神经元之间存在许多中间神经元，是人在出生后，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，是经验、记忆共同参与的复杂反射，比如望梅止渴。写作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时代生活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反射弧的摹写，或长或短，或强或弱，而不仅仅是那种简单直接的社会反射。

我写的大多数都是小人物，他们有贫穷也有富裕，有成功也有失败，但我不太会花大力气去写很具体的关于金钱、房子、升职等这些物质上的困窘，我可能会更多地去呈现他们的某些精神困惑。这些困惑并不具体，甚至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这些困惑是我们在生活中时常都会去想想的，是的，会想想，也许不会细究，因为它们太不具体了，也因为它们几乎无答案。精神困惑和物质困窘不同，它并没有那么迫切地需要去解决，但是却一直存在，写出来不是让人去作比照，而是设法让人感同身受。

最近我因为写“人到中年系列”的小说，把前辈作家湛容一九八〇年发表在《收获》上的中篇《人到中年》找出来看，这小说当时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响，小说从集体与个人、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矛盾出发，正面揭示中年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及其原因，反映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的现实忧虑与问题。算一下，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才六岁，还没可能读到这篇小说。近四十年过去，当我踩在二〇一八的中年阶梯上，再去读这篇《人到中

年》，我最大的感想是，谏容们的中年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年了。也许，我们还会面临陆文婷的那种家庭事业的沉重和艰辛，面临时代赋予的重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，但是，这些巨大的问题已经不会成为我们小说里主要处理的事务，我们更多的责任是处理身处这个时代中人的精神事务。中年，在我们这代人的写作中，不是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是简单的生存与责任的拉扯，而是更为复杂的况味，更多地指向一种生存样态、心态、姿态，是一些难以说清道明的生命感。在这本集子里，涉及中年主题的有几篇，《带你飞》《走甜》等，如同《走甜》主人公苏珊对中年的体会：“她发现，原来中年的征兆是跟初潮一样，来了，自然有着其难以言状的表现。苏珊切实地感受到——中年，来了！”苏珊的中年危机与陆文婷式的中年沉重关系不大，前者也许更小，更对准自己的内心，真真切切地呈现一步步走向时间深渊的生命体会，勾勒那些在传入和传出神经元之间存在的细密密密的中间神经元。

在小说里，主体时常化身为一个疏离、冷静的旁观者，在面对一些外部变化或者冲突的时候，看似与己无关，但却会对自己形成一个反射弧。这些发生和可能发生的，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的突如其来的际遇，就算一个自以为用理性将自己管理得妥妥的人，也会引发出生命感。这是复杂的生命反射弧在起作用。

收入这本集子里有一篇《暖死亡》，主人公是个暴食症胖子，他总是在一点点慢慢地咀嚼、吞食食物，他夸张地展示着现代都市人矛盾的心理状态——既求安，又怕安，既需要俗世，又想要挣脱俗世。正如马歇尔·伯曼在《一切坚固的东西

都烟消云散了》这本书里说到的：“他们全都被一种变化的意愿——改变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意愿——和一种对迷失方向与分崩离析的恐惧、对生活崩溃的恐惧所驱动。”就是这种矛盾、焦虑导致了他的暴食症。这个胖子所探寻的现代社会中个体存在感的问题，最终仅仅化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困惑——死后火化的炉道能否装下自己硕大的身体？这无疑是一种写作上的夸张，是以暴食症的形态呈现现代人精神慵懒的病态。现代化、高科技，说不定我们将来只需插上电源就无事可干了，我们日渐告别饥饿和战争，日渐感到满足、和平，直至平庸，正是这些平庸让我们失去了感受力，就像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说的“钝感力”。失去感受力，使得现代人呈现了同一表情的面目，患上精神慵懒症，这种慵懒会一点点地导致精神在温暖中死去。在我们改变世界的同时世界也改变了我们。因此，我总是在小说中不断追问：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，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们？

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人们可能会耗尽一生去为自己乃至自己的下一代构建丰赡、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，但是，现代人的病症却日益深重、愈发无解——物质繁华，内心荒芜的生命感已经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层级的感受，它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时代人的内心。文学除了反射一些直接的、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，是不是也应该去探究一下这些摆脱现实层面的、模糊的，却时时像跳蚤一样叮咬着我们的生命感？因为每一天，我们身处这个面目划一的城市，面对几乎同一表情的面孔，我们时刻都在遭遇到新的改变以及改变所带来的失落、惶惑、隐恐，这些东西在我们肉身上缓慢地、无声地、细密地划出了一道道复

杂的反射弧。这些看起来属于现代主义的问题，其实早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问题。

是为序。

黄咏梅

2018年6月20写于杭州翡翠城

目 录

复杂的生命反射弧（自序）/黄咏梅 / 1

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 / 1

走甜 / 23

给猫留门 / 43

暖死亡 / 63

证据 / 103

病鱼 / 125

三皮 / 151

杀死王老虎 / 187

带你飞 / 211

俗世不俗写——对话黄咏梅（访谈）/黄咏梅 张鸿 / 231

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

克里斯蒂对我唯一的一次拜访，是个礼拜六的下午。她的穿着跟平时上班风格不一样。裙子是裸色的，上边嵌着星星般的碎花。那本《圣诞忆旧》就压在那些碎花上边。那时候我们并不熟悉，我刚进公司不到三个月，而克里斯蒂已经在公司换了四个部门，第四个正好就是我在的那个部门。“萨宾娜，周末有空去你家玩？我租的房子也在环市东路上呢。”说实在，对于她的来访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就好像我还没适应“萨宾娜”这个英文名一样。

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是一家外企，整个公司不见得有几个外国人，但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自己的英文名，类似工号或者代码。我们得像背单词那样记自己的同事，没有一段时间是记不过来的。这里最资深的那个保洁阿姨，在讲大老板坏话的时候也会说：“杰姆很风流的，换女朋友比我们换卫生间的擦手纸还勤。”这个保洁阿姨最爱讲老板们的八卦，据说她曾经被大老板当众逮到将只用了一半的擦手纸换下来带走。别看公司里

大家都穿着正装，一本正经，彼此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其实各种小道消息、八卦传播得很快。在茶水间遇到几个人，挤眉弄眼地问我：“萨宾娜，克里斯蒂去你家谈心啦？”我都还没能背出他们的英文名，他们居然能知道礼拜六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克里斯蒂的来访并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对同事中感觉气味相近的人做一次“投石问路”。她坐在我家那张沙发上，喝着我给你泡的铁观音，不时拈起一粒碟子上的葡萄干或者脆杏仁来吃。她给我带来的礼物，就是那本《圣诞忆旧》。她一多半时间都在讲这本书怎么怎么好，哪里打动了她。我没看过这本书，她的介绍也很凌乱，很没重点。一会儿讲这个离异家庭长大的作者卡波特跟父亲的关系，一会儿又讲卡波特身边一直相伴的那个独身老女人。看起来她真的很热爱这本书。“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，里边那个叫苏克的女人，带着这个小男孩，圣诞节用辛苦攒起来的钱买材料，做各种口味的蛋糕，给左邻右舍一家一家地送，还突发奇想给总统寄了一个，她难道指望总统能解决她的独身问题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克里斯蒂哑然，晃晃脑袋，似乎想起了书里那些有趣的描写，“这个苏克，很sweet的。”她几乎是笑着补充了这句话。我礼貌地报以一笑，并看向她。没想到，她的眼里竟然闪着泪光。我觉得有点尴尬。毕竟，我们那时在公司还没说过几次话。那一次看到我办公桌上那个切·格瓦拉头像的小铜笔架，她就停在我那格办公桌前，拿那笔架看了又看，说她家有一只切·格瓦拉头像的CD架，看手法很像是同一个人做的。接着她就说，要来我家玩会儿。

显然，她是想跟我走近的。她打算离开我家之前，礼貌

地问我：“以后有需要我帮的尽管说啊。”她环顾一下房间四周。这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单身公寓，我只租了一年，并没打算长住的，所以弄得很简陋，东西堆堆塞塞也没个章法。

“啊，想起来了，现在就有需要你帮我的。”我走进卧室，从壁橱里抱出一张棉被芯。“烦死了，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事就是一个人套被子……”我一直抱怨个不停。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，我还算是个蛮独立的人，找工作、租房子、搬家……这些都是我一手做完。可是，套被子这件事着实让我烦心，两只手对付八只角，大半个身子从被套口里钻进去，对齐前边四只，又游回来对齐后边四只，人钻出来，一扯，前边那四只又跑偏了，不得不又钻进去……如此往返几轮，勉强使得四角两两相对，最后拎起两边，高高站在床上，一阵狂抖乱颠，此时人已经披头散发，或者说怒发冲冠了。

克里斯蒂不需要我帮手，她说要示范个标准动作给我看。只见她把长丝裙卷上大腿，在右侧打了只蝴蝶结。实际上她是虚张声势了。她轻盈地将被子在床上展开后，叠成春卷状。她坐在床沿边，跷起二郎腿。她的腿形很匀称，直而且白。除了偏瘦，她其实应该算是个美女的。她慢条斯理地将那整条“春卷”像酿肉一样，一点点塞进被套，手跟进被套里摸索几下，人再站起来，两手各捏着一侧，朝天空一抖，被子做一次优美的波浪运动，跌落到床上的时候，芯和套已是骨肉不分离。最后，她沿着床四周巡视一圈，四角各拉扯了一下。完成。

我像看一场表演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

“以后你也会的，慢慢来。”克里斯蒂从容地解开那只蝴蝶结，长裙纷扬散开，很仙的样子。

这就是我跟克里斯蒂的不同之处，当然，也是克里斯蒂跟很多人的不同之处。我是这种人——从小开始，喜欢吃西瓜就发誓要嫁个卖西瓜的，喜欢吃麦当劳又发誓说要嫁个开麦当劳的。为了摆脱一个人套被子这件烦心事，我已加快了找男朋友的进度。实际上，没多久我就谈恋爱了，并且我们很快住到了一起。套被子这种事自然就解决了。

克里斯蒂没再到过我家。

在我们这种外企，人和人之间本来就不容易走近，看起来我们共用一部电梯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独立的一部电梯，升职、加薪、跳槽、炒鱿鱼，这些，是每个人的楼层，“叮”，门开那么一下，十五秒后，关上。能者居其上，能上者捞大世界。在办公室里，我们除了完成手头上的工作外，也会扎堆研究研究“能”这门学问。按照公司的升职定律，一般在三个以上部门待过的人，必然存在很大的上升可能性。比方说，那个复旦大学毕业的丽莎，五年内，从销售部跳到公关部，接着跳到人力资源部，据说，年底的迎新年派对，就要宣布她当副总了。这个消息今天早上从庄森嘴里走出来，简直就像开香槟的那一声“嘭”，很快，言论像泡沫一样止不住，流窜在我们这个单元层里。

“丽莎？一九八二年生的，比我还小三岁，凭什么？”亚力克愤愤不平，扯松了他的领带。

“早预料到啦，只有蠢人才想不到，她每换一个部门都升半级，钢琴家的手都没她那么快。”庄森不到四十岁，却过早地出现了中年胖，这种体型在公司被判决为“失觉型”，迟钝、难爬、濒临放弃。相比那些弹跳力强的精干型人才，“失

觉型”唯一的优势就在于，他们跟公司的转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们能熬，就算熬得胖胖的也不会离开椅子半寸。

“切，滚床单嘛，爱滚就会赢。”满脸雀斑的翠茜出了名的心理阴暗，在她看来，一切的成功都是交易，女人用身体买单，男人则用金钱。

整个午休时间，他们都在研讨关于“滚床单”的学问，顺带还议论了公司其他几个以此“著名”的女人。我只有听的份儿。

其间，我看到克里斯蒂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，轻轻地从我们的圈子走过。那股香浓的咖啡味，过了很久才散去。

“美貌在公司就是升职器，杰姆那么好色，什么类型都不拘的。”接着他们又议论起了那几个红人的美貌特质。听上去，理论翠茜都研究得很透了，就是没有实践的能力。“唉，说到底，很多能力是天生的……”翠茜摆摆手，一副怀才不遇的委屈。大家都没接话，眼看这个话题就乏味了。

“哎，也不绝对的吧，资历不是也很重要嘛。”我想把这个令翠茜伤感的话题引开。这是我的优点。满一年见习期的时候，部门鉴定是这样评价我的：具有良好的工作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，性格开朗，善解人意。我对我的男朋友炫耀说，你看看我的人品！他很不以为然。他早就说过，我是个利己主义者，不过，他喜欢我，就在前边加了个时髦的形容词—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为了消除我的愤怒，他又说，我也一样，我们都是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只要不是个损人利己主义者。我和男朋友相处得很好。

果然，翠茜不伤感了，现在，她把伤感投放在了克里斯蒂的

身上。一谈资历这个话题，就必然会谈到那个老员工克里斯蒂。

据说，克里斯蒂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每换一个部门，列入电话通信表格里，她的名字总出现在倒数的末几位。可是，从没见过她有任何不满情绪。

“她不在意这些职位啊薪水啊什么的嘛，反正她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的。”我真是这么想的。

“怎么可能不在意？她又不是上帝！”胖子庄森似乎在说自己。

“嗯，我想，是价值观吧。她看重的东西不是这些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次克里斯蒂的拜访，一直留在我心里，她的膝盖上摆着书，眼含泪光坐在我的沙发上，这个镜头是那么文艺。在我眼前，这么特殊的镜头从此再没出现过了。在某些无所事事的礼拜六，我也曾冒出过是否要对克里斯蒂进行回访的念头，我也可以轻松地走到她的办公桌说，克里斯蒂，这个礼拜六我去你家玩玩？我还没看过你那只切·格瓦拉CD架呢……可是，这些计划经常会被一次次“消消看”游戏的方阵冲散。

年末的迎新晚会，主题是“bling bling”。大老板杰姆给员工群发邮件说，今年公司取得了好业绩，跟诸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，在我的眼里，你们都是一颗颗闪亮的宝石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继续散发你们的魔法光芒，照亮自己，同时照亮他人。公关部的同事敏感地在他的邮件中摄到了“bling”这个词，于是，晚会上我们都被要求穿得像一颗颗闪亮的宝石。我那片黑色小礼裙，胸口上是一只用珠片拼缀成的大蝴蝶，灯光一照，他们都说，萨宾娜，我想变成那只蝴蝶。那只大蝴蝶

趴在我足够辽阔的胸口，胖乎乎的。克里斯蒂对那些闪亮的材质发生了兴趣，用手捏了捏珠片，说：“哇，起码得用一千片吧？”我打量一下她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她还穿着最常见的那件白衬衫裙，腰上系了根细棕色皮带，但她确实很“bling”，因为她头上戴了一只会发光的发箍，上边的皇冠一闪一闪，就像圣诞树上的彩灯。

“克里斯蒂，这玩意儿会唱歌吧？”我还是没忍住，笑了。

克里斯蒂很惊讶，问我怎么猜得到的。实际上，这种发箍，我在环市东路的夜市摊上，看到过很多回，那个小贩总在示范给扯着大人裤子不愿意离开的小女孩看，拨一下发箍后边的小开关，皇冠就跳啊跳地闪了，再拨一下，音乐就响起来，是那种熟悉的洒水车的音乐。克里斯蒂让我转到后边去，看藏在头发里的那个小开关。

克里斯蒂还想说点什么，会场响起了掌声。只见舞台上，杰姆这只“鬼”挺着沉重的大肚子走向了话筒。

庄森的情报很准。丽莎果然被宣布就职副总。她穿着一袭华贵的超短旗袍登台，银光四射。整个晚会上，就她一个人穿旗袍了。我想翠茜肯定又会说：“看看吧，我没说错吧，全世界都知道杰姆是个旗袍控的，说不定这旗袍是杰姆送的呢。”

丽莎上台发言，胸口都要碰到话筒了。她先说了一堆感激的话，说到后边，竟然哽咽了，不断向大家说抱歉。就在众人等着她整理好情绪说下去的时候，忽然，一阵嘹亮的音乐响起，仿佛一辆洒水车撞进了人群。我和大家一齐朝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克里斯蒂正扯起头发，用手摸索她的后脑——那

只开关大概失控了，音乐响个不停。此时，不知谁带头笑出了声。我竟没想到去帮克里斯蒂搞定那该死的开关。

克里斯蒂在众人的目送之下，穿过人群，朝安全出口方向走去。

洒水车开远了，逐渐消失，等到完全听不到的时候，刚开始还星星点点“bling bling”般的笑声，变成了一阵集体大笑的高潮。我也笑了，杰姆在台上也笑了。只有那个刚才还哽咽着的丽莎，不知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。

本次新年晚会最为bling的，不是那个哽咽的大胸脯丽莎，当然也不是趴在我胸口的那只大蝴蝶，正如大家所传来传去笑话的，是那辆洒水车。翠茜笑得气都要背过去了，她说现在只要一听到街上的洒水车，就会想到克里斯蒂的发箍。最让翠茜拍手称快的是，她看到那个丽莎站在台上，比克里斯蒂显得还尴尬。

“嗨，克里斯蒂，你是故意的吧？”翠茜打趣地问。

克里斯蒂刚进办公室那扇玻璃门，面无表情地走向自己的座位。我们注意到，她的短发下，伸出了两根白线，一根沿着她的肩膀垂挂下来，一根从她扁平的胸口横穿，最终都归入到了右边的那只口袋里。

那口袋里边到底有没有一支歌曲在播放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
后来，我在下班路上遇到克里斯蒂。她换了双平跟鞋，走得慢悠悠的，被裹挟在方向一致的人流当中。她的短发下，也挂着两根白线。我赶上她，拍拍她的肩膀，她整个身子神经质地抖了一下，就差要喊出声来了。她摘下耳机后，才向我笑笑，好像戴上耳机之后，她谁也不认识似的。